



影 视 学 术 前 沿



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

南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浙江省广播电视台艺术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



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

南野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 / 南野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12

(影视学术前沿)

ISBN 7 - 81085 - 685 - 5

I . 电… II . 南… III . 电视—传播媒介—研究—中国
IV . G22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078 号

电视：影像的重述世界

作 者 南 野

策 划 张 旭 赵 欣

责任编辑 赵 欣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设计 阿 东

出版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话：86 - 10 - 65450532 65450528 传真：65779405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81085 - 685 - 5/K · 685 定 价 23.80 元

前言：试图面对的几个问题

又有一种冬夜，时间的指针不紧不慢
进入室内，打开电视——
亮暗不一的光点重构了生存
你坐下去是孩童，站起来已老态龙钟

这是 1995 年我在一首题为《冬天》的诗中偶然地写到电视的一节。我翻检了自己的差不多全部诗作，电视这个词似乎只出现了这么一次。的确很少有诗人在诗句中描写到电视，博尔赫斯写过许多神秘故事，在他笔下出现跟人类的技术有关的事物包括指南针、迷宫、无字的书等等，但他不曾关注过电视所具有的神奇性质。布罗茨基在他的诗作中有关现代的制造物，写到过飞机，他写道：“飞机的圆窗里我看见一棵棕榈”，布罗茨基没有顾及到现代人更多的恰好是从电视屏幕上看见一棵棕榈。连最喜欢描述现实生活中事物的美国诗人亨利·泰勒，他一再地写到除草器，还有拖拉机，直至水管、澡盆和钳子，可他也没有写到电视。

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诗人，他们肯定在看电视，生活中需要电视，可似乎他们的诗歌一点也不依赖电视。这种情况后来常使我感到疑惑，包括对自己写作的思路。我在一篇《诗歌与时代》

的文论中探讨过这一问题：“处于新机器时代的一个诗人的立场，似乎必然地站在对抗的位置上”，但我也考虑到了：“工业或后工业方式，没有像某种权力那样强迫要求用制造成批产品的方式来生产诗人与诗歌。人可能成为‘数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及其计算机的牺牲品’（勒内·豪克引霍豪夫语），但也不一定非成为牺牲品”。“由一般的、全体的角度认识，新机器时代，机器与科学在导致实用主义高度泛滥，扼制了人的思辨的自由与可能性。譬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被广告、影视、画报、大众摄影图像化了，却消解了多重启示的形象性；广泛流行的、庸俗的艺术显示出技术化、缺乏创造性与商业化的特性等。但从个别、具体的角度认知，机器与科学又给了人的思辨以更大的自由和可能性。正是现代科学在粒子领域的发现，促成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建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文学艺术中非理性领域开拓的直接启示，分子生物学、科学的系统理论与文学艺术批评中的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紧密关联；相对思维与解构主义之间的联系，一一说明了现代科学技术对人性发展的正面作用。可以说科学技术也给艺术对现实存在俯视性的怀疑和非理性的体验与表达提供了依据。我们从构成、犹疑、追问等词汇中，就能感受到强烈的现代诗性意味”。“新机器时代并且提供了新的语言方式”^①

我现在所引用的这些论点仿佛表明了我试图对新技术及其构造的世界方式抱一种乐观的态度，尽管我不无谨慎地其实是在矛盾中跋涉，起码是在言语的逻辑与现实的物象之间。对于电视就是这样。

1995年，我应《电视月刊》杂志约稿，书写了一篇短文《电

^① 南野：《新幻想主义论述》，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6页。

视的意外以及诗歌与电视》，这是我首次直接来谈论电视。从文章的标题看，它的内容与论述的方式有着一点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感。我表达了对电视的一种期待，那就是它要能让人不时地感受到意外。而产生这一期待的前提正在于我将电视看做一个不断面临的全新的世界，因为它的确在将一整个世界推向我们面前，而这个世界的性质应该是这样的：它对真实的生活来讲，是一种重构——它应当能够赋予事实另外的意义。正是这一层意义的收获让人感到出乎意料，世界呈现了可能是原本的、或者深藏的面目，它是智慧与想象的成果。

关于电视，我在 1995 年的诗作和文论中都用了“重构”这个词，说明我企图在哲学与美学的范畴来界定新技术的力量。我至今认为这个出发点是尤为关键的，它包含了对这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新的技术意味着一种力量，它构造出一些新的言语，直至新的语言方式，并授予它们独特的形态与功能，但它并不会使新生的语言简化成单纯复制的机器。实际上它没有，我坚信这一点，我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在本书的核心章节，我使用了“重述”一词，它比“重构”更加看重电视这一技术产物的语言属性。

而当电视的语言重述性质被确定，它的原创、创新、想象等诸种可能性就迎刃而解了。即便单纯地从叙述上认识，电视以图像代替了文字也不是一个问题。图像与文字一样具备表述力，如隐喻（隐喻是空间上的结构组合，它由这一事物到达另一事物。因此隐喻是更适宜于影像的方式）等等指向深度叙述的语言能力。在这一向度，电视犹如是一种艺术，当它旨在发现意义且具有深入思考和批判的方法。问题倒在于在事实的传播中电视是否失去了这一能力，著作中对此已多有述及。

电视是电子新技术(信息)时代或者视觉时代的表征，在后工业、后商业化社会中，它自然被纳入文化生产的形态范畴。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电视的表述能否达到公共性与个人性，而不是习惯所认为的单纯的利益性与消费性；即(大众)文化工业进化为“创造性产业”^①的可能性；在产业生产的过程中，现代传播完成其本体功能。在市场性运动中，公共性与个人性的话语抵达，依靠着种种力量的组构与运行的碰撞结果，尤其依据于都市、边缘等等文化与思维的活跃区域的生成和加入。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实现是当今趋向民主与多元利益共存时代的一个指标，是文化新版图的构成内核，也是电视在其中生存与活跃的既成语境。举例来说，作为媒介的电视是信息的窗口，也应是辩论的平台，是当今时代的公共场域，并且电视叙事的明喻功能也十分适合民间深刻意志的表达。对于电视的新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源于对当代新的社会与文化语境的认识和体会，这也是本书涉及的一个重要话语。

可以说，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都在促使电视的方式在每一个层次上作出新的定位。对于受众资源的理解就建立在这样的定位上，即电视的传播者与接受者间的沟通，本质上应在相当的文化层面上完成。任何信息都具有价值的倾向，电视所传播的信息的结构形成可看做对事件直至事件所依存的世界的解释与理解的重述文本，观众正通过此对世界作出自自己的领悟。电视传播以及电视言语的多层次因此一方面来源于每个观众所处社会的地位、角色性质、学识素养、人格个性与思维习惯等，另一方面就取决于电视采取的表述方式。

^① 所谓“创造性产业”话语，参读金迈克：《阿多诺的绝望：大众文化如何重振其创造性》，《文化研究》第3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177页。

譬如为了取悦心目中的大众而变得平庸一点，降低失去观众的风险，实际也就失去了以深刻与创新获取观众的机遇。又譬如为什么我们偏执于习惯与流行的观念，犹如我们对后现代的偏颇与简单化的认识，我们通常将无中心、拼贴、复制、解构认做是浅俗与平庸的代名词，是通俗与深奥界限的消磨器，却未能辨识它们之间在这个时代更趋微妙和深刻的区别。这就像荒诞派戏剧与“无厘头”制作、现代派笔下悲观的人物与电视脱口秀中的沮丧平民间的差异所在。

受众的阐释力被普遍低估也是值得思虑的一个命题，如从收视率出发对受众貌似真实的考察，实际却是对受众接受能力的平面阉割；更多的是运用传播者的话语权强行安排与制造受众所需，甚至虚构数以亿计的传统社会中的一体化受众。当电视所体现的视觉语言的垄断（虽然是不完全的），把上级指令与商业考虑放在首位，寻求真正属于由多元群体组成的公众的内容就变得复杂与困难。在这样的言语现实中，电视引起知识阶层的忧虑不仅在于其通俗化的问题，而是这种大众视像文化在极权环境中可能与某些利益结合，形成压制性的存在^①。而由于电视的这种片面，导致新格局中的知识分子中间言语（相对于权力指令和大众消费的声音两端）的缺失，亦为本书所关注。

可能眼下的电视图像已在显示出一种时代性的分裂，一方面是批量生产，标准化，另一方面是碎片性，丧失中心与权威；一面是平庸与无个性，又一面则是杂乱和多元化；它蕴含着现代性、科学性与民主，又挟带了过多的传统权力欲望和等

① [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页。

级向往。这不得不使人想到中国本土文化言语与电子技术、现代社会格局支持下的电视的天生不适应性，同时向我们的理论读解提出了挑战。

可以确定的是，本书的全部分析最终都指向电视的本体和实质认识。既然我们的一生注定在新的技术原则及其力量的笼罩下漫步而行，我们体验的世界最巨大的部分就是这种语象的重述，所有目光所能及的物象世界几乎都已被置于这一重述的范围，留剩的事实经验对于人生的建构已无足道；既然一生就在这面对电视的起坐之间；那么，我们总得弄明白我们所阅知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或者到底是怎样一个世界的影像。

最后我想顺便谈论这样一个问题，表达本身的问题。我常感觉到的是理论的沉重甚至艰涩，而我将这两点当做理论的本义。我知道在现实中、特别在电视理论的圈子内可能正流行着所谓“深入浅出”。常有人与文章在刻意贬低有难度的理论表述，贬低学术新词的使用等。有人就借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理论家偶尔使用了一个比喻，试图说明任何学问都可以变成通俗有趣的样子：“相信这些有趣的文字要比读理论原文轻松得多，也更易于理解和把握”。爱因斯坦不过是对那些不能够深入阅读、了解相对论的人做一个简单的启示而已。从另一方面讲，大师并不就是那些“千方百计地‘化简’自己的学问”的人，或者“大师就是那些下最深的功夫研究，用最浅显的语言表达研究成果的人”，因为深奥、艰涩是由事物本身的学理决定的，而理论新词语的层出不穷及其必要性，就建立在语言本身的动态进程之上。

目录

CONTENTS

◎ 目录

前言：试图面对的几个问题 / 1

第一章 人本电视的概念 / 1

在新世纪的语境中，我们有必要回到根本上来，对电视进行一番思考。因为任何离开本体的观念都免不了急功近利，而以牺牲人的未来作为巨大代价。

第二章 电视的本体与语言：重述的性质 / 19

电视出现，于是几乎整个世界的形象重述出现在个人的视野（房间）里。电视所依据的电子讯息本身具有符号学意义，电视世界的数字化明确指向重新编码和影像的重构。

第三章 电视平面叙述的终结话语 / 43

本章是有关电视叙述方式的论语，论说的根据在于迄今为止平面叙述的泛滥和在理论上无所批判的状

态。从文本的原生意义上讲，电视文本给予了一个普遍的、迫在眉睫的生动逼真的影像世界，它可能正是世界内核的形象，比人们日常接触的零散的事实更逼近世界。

◎ 第四章 电视传播深化的历史趋势 / 63

人能够自由、真实、深刻地认识世界和抒发己见，这已经是时代的一大思潮，电视传播使现代人的这种能力与期望得以极大地延伸和扩展，并终于在这一程度上实现。

◎ 第五章 电视多元理念的建构 / 87

现代社会和受众的多元特性显示了受众的不能低估与复杂程度，反过来说，挑剔的、苛求的、多元化的受众对于使未来的电视传播有更新的发展、变得更加坚实，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动力源。

◎ 第六章 新文化语境与电视观念 / 101

在当下被定性为后现代的社会中，电视媒体如何在新型有效的传播中对个体的言谈、生存方式有新的影响，促成而不是遮掩新型的有鲜明主体性的个体身份；如何成为“批判性思维、主动、民主以及质量的园地”而不是相反；这恰是对新语境中电视性质的一个测定。

◎ 第七章 电视权力与文化构图 / 113

电视的权威性质固然明显，它的可质疑性同样突

出。由于电视权力是一种专业技术化的、而非为社会契约(法律)确定的社会权力,同时它又的确具有弥散的、弥漫的、潜在的、为大众所领会的威权,它的含混与模糊便时而可见。

第八章 电视与知识群体视觉关系分析 / 127

我想提出的是,中国知识群体对电视的青睐与批判,更多的是源自于对电视本身的误解。这包括对电视的本质功能、对技术的性质及电视的表现力等诸方面的误读与曲解。这种误解是普遍的。

第九章 当代电视新闻的视点剖析 / 137

一部电视机开着,就意味着世界正向一个人敞开其中的关联,这样通俗、趣味化的新闻方式以仅具感官刺激和快乐搞笑来消解事件本身的严肃性。当人们对世界的印象实际上大致就是由电视图像组成时,可以想见这种新闻方式给予人一个何其空洞的世界幻象。

第十章 国内电视剧的戏剧化情结审视 / 149

实际上是相近于肥皂剧的制作样式已成为国内电视剧的艺术基点。它集中体现为戏剧化模式,无个性,人物、内容与形式的重复和复制。偶有艺术上的创意,也经常仍是戏剧、舞台化的加强,却不是电视(影像)语言特征的强化与探求。

第十一章 电视剧作的历史价值与语言缺憾 / 163

由于对历史主体认识的偏向，我们在剧中只能看到政治与经济，看到权贵与富豪，却几乎看不到文化与思想，很少看到平民，更看不到明确表达自身意志的公民。

第十二章 影像的叙事机制新探 / 173

影像的表述力永远不可低估，对叙事机制的探索与尝试均旨在增强而非削弱这一力量。电影如此，电视亦不例外。

第十三章 后现代主义与影像世界 / 193

后现代话语的所指本身即体现着一种繁杂与不定性，它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形成为文化思潮，又弥漫为时尚。它在影像世界的表达以及得到受众的回应也因此成为一种必然与不可回避，但它的形状同样的不确定，尖锐、摇晃、拥塞视野又时而退缩。

第十四章 电视的先锋行为 / 213

专题片《中国先锋诗歌》的制作可被认为是对电视重构能力的良好实践。因为视像化并不是简单地拍摄，而是以图像的方式重述这个世界。海德格尔对此说：“世界被构想和把握为图像”。

后记 / 1

第一章 人本电视的概念

一 呼唤人本的电视

在众多的媒介理论中，对我来说最具吸引力的是麦克卢汉的人体延伸论，他的一本书名就叫《理解媒介：人的延伸》。这种论点的基本含义即媒介使人的感官越来越远地延伸而能掌握更多的信息，使人的声音与姿势越来越远地延伸而发送更多信息。

在这篇文章中，我从人本的立场来理解这一理论。因为人体的大幅度延伸意味着人在现代社会里的必要完善，它表明人有效地克服了时间与空间对人在联系上的阻碍，反过来说，所谓信息时代即由此达成。

传播的能力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远古时代人就会利用单纯的口语作为传播工具，他们能够表达出许多微妙的想法以促进相互间的关联，譬如能说服别人跟随自己航海到挺远的地方去，能消除他人的疑虑，等等。人类学家萨皮尔说：“社会……是各种大小和复杂程度不同的有组织

◎

电视
：影像的
重述
世界

的单位的成员之间部分或完全地了解所组成的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网状系统。”这里的关键是“了解”，也就是以相互的信息传播来完成的，所以传播学家施拉姆说：“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①可见，传播是人类生存所需，也是人的生存本身的表现。它的本体是人，人是实施者，也是目的。

传播的方式从语言、文字到现代大众媒介，经历了漫长的年代，“作为人的动物在他们之中任何人学会书写之前已经相互交谈了几万年。知识和思想在大众媒介出现之前已经以文字的形式分享和保存了几千年”。^②但人类长期处于时、空的阻隔中，由于人的手、足、视、听所及都只有一定的长度与范围，包括空间跨度和时间上共时性的限制，人一直需要更强有力和有效的传播媒介的使用。现代大众媒介就具有这样巨大的能力，它能使传播增大无数倍，并使之跨越广大的地域，而且随着电子贮存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对历史的保存作用也得以增强，从而解决因距离与时间引起的诸种问题。因此，毫无疑问，正是大众媒体的出现使人类的信息交流又一次完成一个质的飞跃，使“地球村”的概念得以成立。尽管这种媒体只是在地球有生命至今漫长时光的最后一分钟才被利用。仅仅几百年前，美洲大陆还未被发现。

大众媒介表示着全新意义的传播，它对社会与人具有全方位的功能。根据拉斯威尔的论述，其主要的三大功能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 同上，第14页。

为：（1）监视环境；（2）联系社会各个部分；（3）传递社会遗产。另一位传播学家赖特则补充了第四大功能——娱乐。监视环境表示着对各种信息的传播与了解，这起着社会雷达的作用；联系社会则意味着解释和评述那些信息，使社会得以协调；而传递遗产表明传授与学习，对知识的寻求，对历史文化的保留，与对未来的展望。娱乐即满足人的享受欲望。而这一切，都在时、空上被极大地拓展，使之对人的完善与解放达到了某种神奇的程度。

我们比较一下口语社会里社会雷达作用赖以完成的要素，主要有个人接触，看守人，宣讲人，旅行者，会议，集市等；在媒介社会里，只有个人接触与新闻媒介二项。^①媒介几乎代替了以前除个人接触以外的全部方式。

传播方式的变化对于人类生存来说是革命性的，当生活从旧式的传播发展为新的传播之后，人就以弥漫的空间而不再以线性的时间、以对未来的探求而不再以复述过去作为中心了。人由固定一处的井底之蛙变成自由、洞察四方的漫游者，这是人的发展走向完美的转折性一步。

在现代诸多媒介中，电视肯定最集中与突出、也最具新意地体现着媒介的全部功能。首先，电视在迅速而有效地满足社会的一般信息需要上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比如天气预报，当天的主要新闻，体育比赛状况，商品与价格，政府要员的活动，等等。但不仅仅局限于此，电视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评述，对人类最新思想、科学成就、文化艺术的展示与评价，对自然环境和人的行

^① [美] 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为的监控，对历史的重新探析及对未来的预想，都具有强有力的表情能力。

而且正由于电视使用的方便性与接受的广泛性，电视能让所有人都可能获得一种人应有的知识权力，不像从前，只有那些能够阅读（印刷媒介）的人才能有这样的权力。

然而实际情况却没有这样令人满意，电视的功能似乎正呈现出一意迎合观众俗浅层次欲念、商业化娱乐的单方面膨胀，而更深层、对人更具裨益的功能则被片面地遮蔽。打开电视，闪耀在我们面前的往往是那些无深度的报道，没有千变万化的过程，只有一律的结果或曰无可期待的新闻，温吞水一样唠唠叨叨的电视剧，幼稚、刻意喧闹的游戏，浅薄、人云亦云的专题，走马观花的风景，平常甚至平庸的生活记录，呆板的片断，故作高昂的歌舞或支离破碎、搔首弄姿的MTV，日益俗不可耐的小品、相声，按时举行的体育比赛，大同小异的时装表演，几本流行的书籍介绍，有意选择的粗浅的几篇诗歌与散文，然后就是大量王婆卖瓜式的广告，偶尔才会有一个略有新意、使人耳目一新的节目出现。

这种场景日复一日地重复刺激着人们被牵拉出去的器官，不但不能使人有感知延伸舒展的快活满足，反而令人有被捆绑住的感觉，仿佛知觉受到了折磨与嘲弄。

确实，如今的电视制作存在许多根本性的弊病。如片面热衷于平面纪实（实际上是表面记录），排斥深入的分析与评述，画面组接无视结构与内蕴，新闻的现场感稀薄